
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

# 漢語史研究集刊

第一輯

(上)

巴蜀書社

四川大學漢語史研究所

# 漢語史研究集刊

第一輯

(上)

巴蜀書社

中國·成都

## 學術委員會

- |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丁邦新(香港科技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邦維(北京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高田時雄(日本京都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 寧(北京師範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何莫邪(Christoph Harbsmeier, 挪<br>威奧斯陸大學) | 項 楚(四川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江藍生(中國社會科學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向 熹(四川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蔣紹愚(北京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辛嶋靜志(日本創價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|
| 柯蔚南(W. South Coblin, 美國依荷<br>華大學)      | 徐文堪(漢語大詞典出版社)                  |
| 劉 堅(中國社會科學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許理和(Erik Zürcher, 荷蘭漢學研<br>究院) |
| 魯國堯(南京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薛鳳生(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)                 |
| 梅維恒(Victor H. Mair, 美國賓夕<br>法尼亞大學)     | 游汝傑(復旦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梅祖麟(美國康乃爾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張永言(四川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裘錫圭(北京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趙振鐸(四川大學)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 | 佐藤晴彦(日本神戶外國語大學)                |

## 編輯委員會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曹廣順(中國社會科學院)   | 劉 利(北京師範大學) |
| 董志翹(四川大學)      | 宋永培(四川大學)   |
| 馮勝利(美國堪薩斯大學)   | 汪維輝(南京大學)   |
| 管錫華(安徽大學)      | 伍宗文(四川大學)   |
| 何寶璋(美國哈佛大學)    | 楊 琳(煙臺大學)   |
| 洪 波(南開大學)      | 楊宗義(巴蜀書社)   |
| 蔣冀聘(湖南師範大學)    | 張顯成(西南師範大學) |
| 雷漢卿(四川大學, 兼秘書) | 張涌泉(杭州大學)   |
| 李文澤(四川大學)      | 朱慶之(四川大學)   |

## 本期執行編委

雷漢卿 李文澤 伍宗文 楊宗義 朱慶之

張永言、趙振鐸、向熹三教授

七十華誕

紀 念 專 輯

# 目 錄

## 上

- 管錫華 從《史記》看上古幾組同義詞的發展演變…… (1)
- 汪維輝 幾組常用詞歷史演變的考察…… (26)
- 董志翹 也論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中的推源問題…… (63)
- 李宗江 漢語總括副詞的來源和演變…… (81)
- 羅 驥 現代漢語“着呢”的來源…… (97)
- 田懋勤 從部份社會流行語看詞語的發展變異…… (107)
- 吉士梅 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語料的利用與漢語詞彙  
語法之研究…… (113)
- 張顯成 論中醫文獻對語文辭書編纂的價值…… (132)
- 顏洽茂 試論佛經語詞的“灌注得義”…… (160)
- 朱慶之 佛教漢語的“時”和“時時”…… (166)
- 俞理明 “大家”稱婦人時的意義和讀音…… (176)
- 蔣宗許 《世說新語》語詞叢札…… (191)
- 伍宗文 專有名詞散論…… (211)
- 張文國 《左傳》名詞在前八公和後四公裏的差異…… (237)
- 胡繼明 《毛詩》與《韓詩》釋義比較…… (255)
- 張能甫 論鄭玄注釋中的以今釋古…… (265)
- 劉 蓉 宋代筆記中的語言學問題…… (282)
- 方一新 從《漢語大詞典》看大型歷史性語文詞典取證  
舉例方面的若干問題…… (316)

# 從《史記》看上古幾組同義詞的發展演變

管錫華

吾師趙振鐸教授指出：“司馬遷的《史記》能够代表當時文學語言的面貌，它和周代的語言已經有很大不同。”<sup>①</sup>本文擬對《史記》中出現的六組同義詞進行歷時的描寫分析，以冀了解上古漢語詞彙發展演變的一個側面。

## 木 樹

“木”“樹”在木本植物義上是一對同義詞。

“木”甲骨文已見之<sup>②</sup>，“樹”作木本植物義用始見於《左傳》。《左傳》之前雖有“樹”，但不用爲此義，如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等是。據我們調查，先秦主要用“木”，用“樹”較少，《左傳》之後的典籍仍有祇用“木”不用“樹”的。如下幾種先秦重要典籍二詞單用的用例數可反映出這種情況。

	左傳	孟子	莊子	韓非子
木	16	7	17	19
樹	4	0	8	1

“樹”，《左傳》爲“木”1/4，《孟子》不用，戰國中期的《莊子》爲“木”1/2，戰國末期的《韓非子》却又祇見到1例。如果把四種典籍加起來計算，“樹”祇是“木”的1/5<sup>③</sup>。

在構詞能力上，我們調查了《詩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六種典籍，“樹”祇見與“木”結合成“樹木”1個複詞，2例，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各1例。“木”複詞有“草木”“卉木”“竹木”“灌木”“樛木”“喬木”“木枝”“木瓜”“木李”“木桃”“木冰”“木蘭”12個，共用28例。除以木本植物義結合成複詞外，還有以木材、木質義結合成的複詞“木門”“材木”“木鷄”“木鳶”4個<sup>④</sup>，共用10例。“木”構詞能力強於“樹”，“木”所構之詞使用頻率亦高於“樹”所構之詞。

在《史記》之中，“木”“樹”這對同義詞仍然同義，如：

①《孫子吳起列傳》：馬陵道狹，…可伏兵，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：“龐涓死於此樹下。”…龐涓果夜至斫木下，見白書。

前用“樹”後用“木”，其義無異。但《史記》中這對同義詞反映出了新的發展變化。

二詞單用爲木本植物義，“木”15例，“樹”13例，絕對數量已經接近。且據我們考察，“木”15例，至少有11例爲引述先秦典籍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荀子》、《慎子》、《管子》之成語者，如：

②《夏本紀》：其土黑墳，草繇木條。

《尚書·禹貢》：“厥草惟繇，厥木惟條。”

③《齊太公世家》：頃公為右，車絙於木而止。

《左傳·成公二年》：“將及華泉，驂絙於木而止。”

餘4例亦或可找出原因，如：

④《魯周公世家》：暴風雷，禾盡偃，大木盡拔。

此爲司馬遷語。但下文即引《尚書·金縢》“凡大木所偃，盡起而

築之。”司馬遷語當受此影響。還有 1 例見《司馬相如列傳》相如賦“深林鉅木”，“林”“木”對，“林木”詞出《荀子》；1 例見《龜策列傳》褚少孫補託孔子語“松柏爲百木長”；1 例見《項羽本紀》“折木伐屋”不可稽考，當司馬遷所用。三人加在一起所用，亦至多不過此 4 例，若不計司馬相如、褚少孫，司馬遷所用至多 2 例而已。

“樹”之 13 例，至多 3 例爲引述先秦典籍，如：

⑤《孔子世家》：拔其樹。

或引述《晏子春秋·外篇下四》“孔子拔樹伐迹”。另 2 例見上引《孫子吳起列傳》，雖不可稽考爲引述先秦何典籍，但出先秦紀傳，不敢遽定爲司馬遷所用，故姑且計入引述先秦典籍之中。

餘 10 例，9 例出《秦始皇本紀》及漢紀傳中，如：

⑥《秦始皇本紀》：休於樹下。

⑦《孝景本紀》：伐馳道樹。

其中包括司馬相如、褚少孫 3 例，如：

⑧《司馬相如列傳》相如賦：其北則有陰林巨樹。

⑨《梁孝王世家》：[褚先生曰]：故成王與小弱弟立樹下，取一桐葉以與之。

另 1 例雖出先秦紀傳，但“樹”是司馬遷所改用：

⑩《晉世家》：[鉏麇]遂觸樹而死。

改自《左傳·宣公二年》“[麇]觸槐而死。”

三人加在一起所用，至少 10 例，若不計司馬相如、褚少孫，司馬遷所用至少 7 例。

如果排除引述先秦典籍之例，“樹”“木”使用實際之比至少是 10/4，祇就司馬遷所用則至少是 7/2。“樹”之用超過“木”2.5 倍或 3.5 倍。

在其他詞義上，“木”沿用先秦之義指木頭、木材、木料，有 11 例，6 例出漢紀傳，如：



⑪《貨殖列傳》：而合肥受南北潮，皮革、鮑、木輸會也。

“樹”未發生同步引申，而產生了量詞的新用法，4例，皆見《貨殖列傳》：“千樹棗”“千樹栗”“千樹橘”“千樹萩”<sup>⑤</sup>。

在構詞能力上，“木”《史記》中見到複詞18個，共用41個。爲先秦成詞，新詞11個，用17例：

語素義爲木本植物1個，用1例：

⑫《天官書》：主木草。

索隱：“主草木。”是“木草”即“草木”之逆序詞。

木器義1個，用1例：

⑬《貨殖列傳》：素木鐵器若卮萬千石。

集解引《漢書音義》：“素木，素器也。”

木製、木質義7個，用12例，如：

⑭《周本紀》：為文王木主，載以車。

⑮《貨殖列傳》：木器有髹者千枚<sup>⑥</sup>。

⑯《淮陰侯列傳》：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，襲安邑。

還有“木禺”“木禺人”“木禺馬”“木禺龍”。

比喻爲質直義2個，用3例：

⑰《曹相國世家》：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，厚重長者。

⑱《酷吏列傳》：尹齊木彊少文。

“樹”《史記》中見到複詞3個，共用4例。“樹枝”爲先秦成詞，新詞2個，皆用木本植物語素義，共用3例：

⑲《平津侯主父列傳》：自經於道樹。

⑳《燕召公世家》：召公巡行鄉邑，有棠樹，決獄政事其下，…召公卒，而民人思召公之政，懷棠樹不敢伐。

㉑述作《甘棠》事。《詩經》用“甘棠”，而《史記》用“棠樹”，“樹”作爲大名與小名構成新詞，是“樹”構詞的新發展。

由上描寫分析，我們可以知道：(1)“木”“樹”二詞產生有

早遲之別，就木本植物義，“木”見於殷商，“樹”見於春秋。(2) 二詞單用木本植物義，先秦用“樹”很少，有些典籍祇用“木”不用“樹”。到《史記》雖然二詞仍然都用，但若除去引用先秦典籍，則是絕大多數用“樹”，很少用“木”，“樹”已基本替代了“木”。(3) 在其他詞義上單用，“樹”用為量詞，“木”用為木頭、木材、木料，“樹”為新義，“木”為沿用義，“樹”向另一個方面衍生新義，沒有與“木”同步引申，二詞用義互補。(4) 在《史記》中，“木”“樹”的構詞能力有強弱之別，“木”新詞 11 個，“樹”祇 2 個。“木”以多個語素義進入新詞，“樹”祇以 1 個語素義進入新詞。但有兩點頗值重視：其一，語素義互補：“樹”皆以木本植物義構成新詞，“木”以此義祇有 1 詞“木草”，且“木草”祇是“草木”成詞的逆序形式而已，而“木”其他語素義則皆為“樹”所無。其二，語素義替代：成詞樹木名用“木”為大名，多在小名前，如“木蘭”“木桂”。《史記》中見到了“樹”作大名置於小名之後的新詞，雖祇 1 詞，但讓我們看到了西漢以後大量用“樹”替代木、置於小名之後構成樹木名新詞的源頭<sup>⑦</sup>。

## 舟 船

“舟”甲骨文已見之，屢用，如：

① 《殷虛文字綴合》一〇九：甲戌臣涉舟。

“船”始見於《墨子》，如：

② 《小取》：船，木也。入船非入木也<sup>⑧</sup>。

至《墨子》，“舟”“船”成了一對同義詞。但先秦典籍用“船”遠少於“舟”。如《墨子》用“船”6 例，用“舟”單用 25 例，“舟楫”“舟戰”等複詞 6 例；《莊子》用船 4 例，用“舟”單用 21 例，“舟人”複詞 1 例。《戰國策》、《呂氏春秋》用“船”

亦很少。

到《史記》，二詞的使用發生了很大變化。

據我們調查統計，《史記》中用“舟”29例，用“船”則92例。“舟”29例，有26例為引述先秦成語成詞，引述成語如：

③《夏本紀》：帝曰：“毋若丹朱傲，維慢游是好，毋水行舟。

此引《尚書·益稷》文。

④《張儀列傳》：張儀復說魏王曰：“…臣聞之，積羽沈舟，群輕折軸。”

此引《戰國策·魏策一》文。上二為引文例。

⑤《吳太伯世家》：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。

《左傳·昭公十七年》：“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：‘喪先王之乘舟…。’”

⑥《越王句踐世家》：[范蠡]自與其私屬乘舟浮海以行，終不反。

《國語·越語下》：“[范蠡]遂乘舟以浮於五湖，莫知其所終極。”

上二為述語例。

引述還有《論語》、《莊子》、秦刻石等。

用先秦成詞有“舟師”“蕩舟”“舟楫”“舟輿”“不繫之舟”“吞舟之魚”等。例不贅舉。

餘3例，1例與“船”組成同義語素新複詞<sup>⑨</sup>：

⑦《天官書》：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，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。

另2例是：

⑧《楚世家》：於是王乘舟將欲入郢。

《左傳·昭公十三年》：“王沿夏將入郢。”

“乘舟”為司馬遷引述時所加。

⑨《河渠書》：蜀守冰鑿離碓，…穿二江成都之中。此渠皆可行舟。

“行舟”亦當爲司馬遷所用。若不考慮“乘舟”“行舟”爲先秦成語成詞，則司馬遷所用爲2例，不過僅此2例而已。

司馬遷寫漢事皆不用“舟”而用“船”，如：

⑩《平準書》：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觀環之。

⑪《西南夷列傳》：江廣百餘步，足以行船。

不僅如此，司馬遷在引述先秦典籍時還做了不少改動，並非完全照用，這頗值注意。以下是幾組比較：

⑫a.《左傳·僖公三十三年》：及諸河，則在舟中矣。

⑫b.《晉世家》：秦將渡河，已在船中。

⑬a.《左傳·文公三年》：秦伯伐晉，濟河焚舟。

⑬b.《秦本紀》：使將兵伐晉，濟河焚船。

⑭a.《戰國策·燕策二》：蜀地之甲，輕舟浮於汶，…漢中之甲，乘舟出於巴。

⑭b.《蘇秦列傳》：蜀地之甲，乘船浮於汶，…漢中之甲，乘船出於巴。

皆用“船”替換了“舟”。

還有先秦典籍用假借字，不讀爲本字而直用“船”者，如：

⑮a.《左傳·昭公十三年》：夜，棄疾使周走而呼曰：“王至矣！”

⑮b.《楚世家》：乙卯夜，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：“靈王至矣！”

《左傳》“周”爲“舟”之假借字<sup>⑩</sup>，司馬遷未改爲本字“舟”，而直接用“船”代之。

與此相反，先秦典籍用“船”則照用，而無改爲“舟”者，如：

⑩a. 《戰國策·楚策一》：秦西有巴蜀，方船積粟。

⑩b. 《張儀列傳》：秦西有巴蜀，大船積粟。

有些數處同用先秦典籍，或替換，或不替換，也很能說明問題，如：

⑪a. 《夏本紀》：禹曰：“…水行乘舟。”

⑪b. 《河渠書》：《夏書》曰：…水行載舟。

⑪c. 《夏本紀》：禹…水行乘船。

“禹曰”“《夏書》曰”為引文，仍用《尚書》所用之“舟”，末例與首例同篇，但為司馬遷轉述之語則替換為“船”。

由上考察分析，我們可以看出，“船”進入書面語是在戰國初期，至遲不晚於戰國中期。但戰國至秦，“舟”的使用仍然占絕對優勢。而到了《史記》，“船”占了絕對優勢，基本替代了“舟”，“舟”成了古詞語，絕大多數祇保留在成語成詞之中。《史記》給我們提供了“船”替代“舟”的準確時間是西漢。《說文》“舟，船也”段注，據《邶風》“方之舟之”毛傳“舟，船也”，謂“古人言舟，漢人言船，毛以今語釋古語”，所言甚是。

下面我們擬對“舟”“船”辨析中一個聚訟難決而又不可回避的問題，即“舟”“船”大小之別略加討論。

揚雄《方言》卷九：“舟自關而西謂之船，自關而東或謂之舟。”二詞有方言之別當無疑問。但是在“船”進入通語之前，“舟”在通語中不會祇指小船。從科技史來看，最初之“舟”當指小船，不會太大。《殷虛文字綴合》一〇九“涉舟”，當為渡水之用。《尚書·盤庚中》：“爾惟自鞠自苦，若乘舟，汝弗濟，臬厥載。”亦為渡水，不會太大。隨着船運的發展，“舟”用於運輸、戰爭，當包括有大船。《左傳·宣公十二年》：“中軍下軍爭舟，舟中之指可掬也。”“舟中之指可掬”，此戰船當不是一般的小船。在《墨子》之前，通語不用“船”而用“舟”，船無論其大小也祇會是用“舟”。

從用“船”的最早文獻《墨子》來看，“船”初入書面語，確有指大船的傾向。《備水》：“並船以爲十臨。臨三十人，人擅弩計四有方。必善以船爲輶輻。二十船爲一隊，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。”<sup>①</sup>“船”當然較大。在《莊子》中，“船”仍留有這種痕跡。《山木》：“方舟而濟於河，有虛船來觸舟。”“舟”“船”當有區別。《天地》：“同乃虛，虛乃大。”《列禦寇》：“太一形虛。”“虛”有空大之意。不對用，分別已不明顯。《逍遙遊》：“則其負大舟也無力。”“舟”有“大”修飾。《漁父》：“方將杖擘而引其船。”“杖擘而引”之“船”當不會很大。

戰國末年到秦代、漢初，二者在書面語中反映出來的是完全的等義。如《呂氏春秋·知分》：“次非謂舟人曰：‘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？’船人曰：‘未之見也。’”“舟”“船”互用。《淮南子·詮言》：“方船濟於江，有虛舟從一方來，觸而覆之。”正把《莊子》“舟”“船”換了位置。

總之，從科技史的角度看，“舟”在獨用的漫長時間中，由指小船發展到了既指小船也指大船。從語言學的角度看，方言進入通語一般不會等義，因此“船”先進入時指大船是有可能的。但“船”具有較強的生命力，在不長的時間內，不是替代“舟”的大船義，而是具有了“舟”的各義值，以至與“舟”形成等義，也就是由指大船發展到了既指大船也指小船。詞彙發展的規律往往是，等義總要淘汰一方，因此到《史記》出現了“船”替代“舟”、“舟”變成了古詞語的情況。

## 首 頭

“首”見於甲骨文，如：

①《甲骨文合集》二四九五六：甲辰卜，出貞，王彳首亡延。

“頭”最早見於《左傳》：

②《襄公十九年》：荀偃癰疽，生瘍於頭。

《左傳》“頭”出現2次，另1例用於人名之中，與“首”不成比例。

戰國時期“首”“頭”的使用情況，魏德勝博士做過研究，他統計《莊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的使用頻率如下：

	莊子	墨子	荀子	韓非子
頭	5	4	3	8
首	9	5	7	21

分析與結論是：“《莊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韓非子》中‘首’使用次數都高於‘頭’，但《莊子》中‘稽首’出現4次，《荀子》中‘稽首’出現3次，《韓非子》中‘斬首’出現11次，‘頓首’出現3次。如果把重複的複合詞各算一次，那麼‘首’、‘頭’兩詞出現的次數大致相當。”<sup>⑩</sup>

在《史記》之中，“首”“頭”二詞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演變。

《史記》“頭”單用63例，指人頭58例。絕大多數出於秦漢紀傳。如：

③《秦始皇本紀》：[胡亥]人頭畜鳴。

④《留侯世家》：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？

⑤《張耳陳餘列傳》：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，持其頭遺陳餘。

對前代之事的敘述有用“頭”者，如：

⑥《周本紀》：武王…以黃鉞斬紂頭，縣大白之旗。

⑦《殷本紀》：周武王遂斬紂頭，縣之[大]白旗。

⑧《留侯世家》：武王伐紂…度能得紂之頭也。

武王斬紂事，最早見《逸周書·克殷解》，司馬遷並未見過《周書》<sup>⑪</sup>，況今見《逸周書》祇用“斬之”，並未用“頭”。此當為司馬遷敘述所用。

個別引自先秦典籍，如：

⑨《張儀列傳》：[張儀…說韓王曰:]“虎賁之士跣跣科頭貫頭奮戰者，至不可勝計。…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，左挈人頭，右挾生虜。”

此引《戰國策·韓策一》張儀說韓王語。

“頭”有 56 例為《史記》所用，其中包括《龜策列傳》褚少孫補卜辭套語“頭仰足盼”等 3 例。

《史記》“首”單用 84 例，指人頭 79 例。可考為引述先秦典籍者 4 例，如：

⑩《魯周公世家》：以戈殺之，埋其首於子駒之門。

用《左傳·文公十一年》文。

⑪《刺客列傳》：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。

用《戰國策·燕策三》文。

除《孔子世家》“生而首上圩頂”、《商君列傳》“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” 2 例不可考外，餘 73 例皆出西漢紀傳，如：

⑫《陳涉世家》：因相與矯王命以誅吳叔，獻其首於陳王。

⑬《淮陰侯列傳》：信持其首，謁高祖於陳。

這 73 例之中有《傅勒蒯成列傳》、《樊鄴滕灌列傳》用於首級計數，如“首二十八級”“首六十八級”者 5 例，還包括《龜策列傳》褚少孫補卜辭套語“首仰足開”“首俯足盼”等 56 例。

由上統計分析，我們可以知道：二詞單用，絕對使用頻率是 79 與 63 之比，“首”高於“頭”。如果把褚補卜辭套語按 1 例計算，那麼二詞的使用頻率是 24 與 61 之比。如果把首級計數按 1 例計算，再除去引述前代成語，那麼頻率之比的懸殊更大。也就是說，西漢用“頭”已遠遠超過了“首”。這裏很值得說明的是，有人說：“據書面材料我們推斷，戰國時期口語中‘頭’已取代了‘首’，祇是在一些固定形式中仍用‘首’。”這種推斷，似嫌證據不足。首先，戰國時期的文獻，“首”至少不比“頭”少見。



其次，到《史記》，雖然從某種角度分析，西漢人使用“頭”差不多是“首”的3倍，但畢竟還使用了四分之一的“首”。《史記》接近口語，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。即使到西漢，也不能說口語中“頭”已取代了“首”。

“首”“頭”二詞在《史記》中反映出的新義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。

“首”新義有二：(1) 用為量詞，篇<sup>⑭</sup>。如：

⑭《田儋列傳論》：蒯通者，善為長短說，論戰國之權變，為八十一首。

(2) 首先發難起事<sup>⑮</sup>。如：

⑮《趙世家》：晉國且有大難，主君首之。

“頭”新義有三：(1) 頭顱骨<sup>⑯</sup>。如：

⑯《刺客列傳》：趙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頭以為飲器。

⑰《大宛列傳》：皆言匈奴破月氏王，以其頭為飲器。

(2) 物之端梢<sup>⑱</sup>。如：

⑱《天官書》：三月生天槍，長數丈，兩頭兌。

(3) 用為量詞，隻<sup>⑲</sup>。如：

⑲《平準書》：式入山牧十餘歲，羊致千餘頭。

⑳《貨殖列傳》：唯橋姚已致馬千匹，牛倍之，羊萬頭。

在專名中，“頭”有新的語素義。《五帝本紀》有山名“鷄頭”<sup>㉑</sup>，《建元以來侯者年表》有國名“岸頭”<sup>㉒</sup>。由此推測，西漢“頭”單用，已有指動物之頭和物之邊緣的詞義。

《史記》中此二詞的新義表明：(1) 二詞西漢派生出的新義，已無同義關係，沒有出現同步引申的情況。新義呈現互補的態勢，如“首”用為篇，“頭”用為隻。(2) 以《史記》與前代典籍比較，新義呈現替代的趨勢，如頭顱骨義，《韓非子·喻老》用“首”，說成“漆其首”，《刺客列傳》載同一件事，則用“頭”。在頭顱骨義上，二詞形成歷時同義，但到西漢則為“頭”所替